

日永知槐夏

梁毅兰

“日永知槐夏，云黄喜麦收。”槐夏，多么优美而又自带清凉的雅称。为什么槐树和夏天联系在一起呢？我们今天就在古诗词中一窥究竟。

槐树树体高大，枝叶浓密，在炎炎夏日能给人烈日下的遮蔽，带来高爽清凉。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写下“绿槐高柳咽新蝉”的名句。夏日蝉鸣聒噪，但因其在“绿槐高柳”之中，发出的声音低沉，似乎是从被扼住的喉咙发出，可见槐树枝繁叶茂，足以阻隔声音。同是宋代的诗人，赵师民曾留下两句著名的断句：“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风清。”麦子成熟的季节，晨风里气温湿润。正午时，天气本会炎热，但因槐叶舒展，从中穿过的风也多了几分清凉，还捎来了麦田的香气，植物的芬芳，让夏日的空气更加饱满润泽。

在古代，槐树因高大浓密而常驻道路两旁。魏晋时期有人曾写下《行者歌》：“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这里提到“青槐夹道”，是指通



往宫城的大道两旁种满槐树，参差错综，绚丽繁茂，随风而动，送来缕缕清香。唐代诗人韩愈也有“泥雨城东路，夏槐作云屯”的美句，夏天风雨之后，城东道路两旁的槐树抽枝展叶，浓密的绿色枝叶就像一团团聚集在一起的云，带给行人绿意、荫蔽和清凉。

槐树也是古人文房和庭院的“宠儿”，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夏天能遮阴避凉。“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初夏》中所写的这两句充分体现了槐树的遮阴效果。长长的夏日里，屋旁的槐树葱郁葱茏，遮天蔽日，树下少了点阳光的耀

眼，多了一片荫凉。诗人裘万顷在《窗前古槐》中也写道：“密叶繁阴画不成，卷帘双眼为渠明。人间炎热无处处，赢得轩窗分外清。”槐树枝叶长势茂盛，叶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就像一顶巨大的帐篷，形成巨大的绿荫，卷起珠帘，双眼因这绿意而眼前一亮。夏日炎热，但因为窗前有这一棵古槐，人却感到分外清凉。

槐树也常见于帝王的宫殿。在魏晋时期，繁就写了一首《槐树诗》：“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间。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槐树排列在宫殿四周的水边，翠绿柔美，随风而动，光彩绚丽。从“嘉树”到“旖旎”到“陆离”，诗人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槐树的赞美。而槐树因为列种于帝王宫殿，以及在炎炎夏日能带给人们荫蔽，逐渐带有了政治荫蔽的意味，代表地位与身份。高大的槐树，翠绿的槐树，浓密的槐树，帮人遮蔽炎日的槐树，不仅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赞美，还有了自己的文化韵味。槐夏，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暑假正是读书时

吴建



当校园里的电铃吟完最后一遍美妙的音乐时，漫长的暑假就开始了。

今年的暑假和往年一样，也是以读书来消暑的。为消暑而读的书，《谈艺录》那种须打点十二万分精力辅之以工具书的学术巨著，太劳神，不读；鲁迅、龙应台那种激扬火爆的杂文，易让人浮想而浑身燥热，有违消夏本意，不读；琼瑶之类的言情悲剧令人哀叹悲愁，夏梦沉沉，不读。

最适宜的消暑阅读当然是“消夏录”一类。“消夏录”中最著名的当属清代的“四消夏”，即清康熙高士奇的《江村消夏记》、清乾隆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清道光吴荣光的《辛丑消夏记》和清光绪端方的《壬寅消夏录》。神游于这“四消夏”，不用开空调，书中的习习凉风自然会使你神清气爽。清才子张潮说：“读经宜春，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

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冬，其机畅也。”我也跟着附庸风雅一回，于是拿出《史记》《二十五史精华》《东京梦华录》等等，潜心静读。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中渐入佳境，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此刻，溽热、沉闷和焦躁远我而去，情操也在捧读之中得以净化。

消暑还可以读些大作家的小文章，如鲁迅的《朝花夕拾》、汪曾祺的《汪曾祺小品》、周瘦鹃的《花木丛中》……短中蕴识，庄中寓谐，笔酣墨饱，读之不烦不腻不躁，凉气上升，暑气下降。读书时，把空调关掉，捧杯茶，随便翻翻，随意而读，如羊儿吃草，自然平和；如怡艳花，满唇芬芳。此时，身如菩提，物我俱忘，心定自然凉。

有时，也把少年时读过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阿拉达》再重读一遍，让业已经历了月熏日晒的心灵再感受一次年轻时

的多愁善感；把那首《雨巷》款款吟诵一番，让丁香花一样的姑娘再在心空飘然而过……

在一个赤热炎炎的盛夏，挥汗如雨地耕完了院子里的两畦菜园，斟一杯清凉的绿茶，带着一种惬意的疲倦斜躺在竹榻上，顺手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是席慕容的《写给幸福》——一本不再新潮的书。然书中一些精彩的语句，每一次读来都会怦然心动。书中说，在纷纭复杂的世间，能持有一些不变的感觉和心情是难得可贵的。我相信这些诗意的倾诉不是特意写给教师的，但在我读来，却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教师的事业是崇高的，我愿在讲台上奉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我一生不变的感觉和心灵。这一个炎热的夏季，是书让我的思想清纯如水。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我教女儿“挣钱”

汪志

自从上了大学后，女儿花钱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每月的生活花费已突破了2000块钱，还嫌不够，私下里跟她老妈要“红包”。这可不行，得让她知道爹妈当下的不易。

这不，刚放暑假，我就对女儿说：“不要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玩手机，为了尝试一下挣钱的艰辛，为将来的生积累经验，从明天起，出去打工挣钱加锻炼去，挣的钱我再补贴你一倍，到时让你零花。”

“真的？老爸你说话可要算数噢。”女儿高兴地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那我到哪儿打工去呢，一个女孩子家。”

“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近期附近村的农民正给玉米制种，他们急需要人手给玉米‘脱花’（去杂质），管两顿饭吃，每天给学生娃每天80元工钱，当天就兑现，你看招广告都贴到单元楼公告栏了。”

当我老了

彭涛

那天去理发，理发师和我是老朋友，他一边理发，一边和我聊天：“你怎么一下子多了那么多白头发？”

我心里一愣，像是大冬天咽了口冷水，藏在兜里的手紧抓了一下裤子。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在意别人说我老来。要知道前几年，我从不在意自己的年龄，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使不完的劲，还有大把美好的光阴。

然而年龄这东西，由不得你不在意，它伴随着日升月落，无声无息地在你的头发上留下痕迹。其实，我发现自己头发变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这次被人赤裸裸地说出来，心里着实受了不少刺激。我心里想对他一句，但转念又放弃了。他只是随口一说，而且实事求是。

“没关系，人老了，头发也该白了！”我把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

理发师的手没有停，继续在我头发上忙碌。“你心态不错，不像有些人，总想着让我尽可能地帮他们掩盖白发，就怕别人说他们老！”

“我没法点头，只能对着理发师微微一笑，算是对理发师的应答。”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ng



推开门，老曹和老黄已经到了。老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笑着说：“怎么，为了这次聚会还特意剪了个头发？”“那是当然，老朋友聚会，总得收拾收拾！”我笑着应答。老黄盯着我看了几秒，眉头一皱说：“头发剪得不好，脸显瘦！”“最近我是瘦了些，天天跑步，肚子小

了不少。”我有点炫耀地拍了拍肚子。

“人到中年了，还是胖点好，太瘦了显老！”老黄语重心长地说。

这是一天中我第二次被人说老了，而且这口冷气比刚才那口更冷，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了谷底。但我也知道老黄这样说是出于好意，于是我笑着说：“老就老吧，只要心态不老就好！”

聚会结束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小区旁的公园时，看见了公园门口的那棵老香樟树。盛夏时节，香樟树像是一把巨大的伞，枝繁叶茂。这棵树干粗壮，树皮尽是深深浅浅的竖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在距离地面一米多的树干上，一块铁牌子上写着它的树龄，有150年了，这是一棵名副其实的老树，但它那重重叠叠的叶子，却绿得那么生机盎然，仿佛在告诉我它的生命力还旺盛着呢！

我停在了树下，伸出手摸摸树干粗糙的树皮，仰头看那婆娑的枝叶，心里想起了著名作家周涛文章里的一句话：“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是的，眼前的这棵香樟树，虽说不是千年古树，但它的年龄比我老了一百多岁，而我却丝毫看不出它的衰老。它站得笔直，长得强壮，处处彰显着生命力的旺盛。看着这棵老香樟树，我不禁暗自笑了，被人说老又怎么样，只要自己心态不老就行了。

想到这里，我伸出双臂给老树一个热情的拥抱。树干太粗，虽然我抱不住，但我知道，这棵树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我的心里。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环卫工人（外一首）

乔志兵

弯腰，拾起，装车
重复的动作，却带来干净的城市

垃圾在高温中散发恶臭味

他们没有丝毫的嫌弃

夏日的骄阳似火

街道在炙热中喘息

而他们早早走进了这滚烫的画框

他们的脚步从未彷徨

用勤劳的双手，擦亮城市的容颜

送来一片清洁和清凉

热风如浪，蝉鸣喧嚣

汗水湿透橙黄的衣裳

扫帚在手中不停摇晃

每一寸路面，每一个角落

都印下他们辛勤的身影

手中的活计
专注的眼神
一件件产品
像是孕育出的希望结晶

夏日女工

机器轰鸣，燥热难耐
忙碌在车间的女工们
汗水浸湿了她们的发梢

在这炽热的季节里
她们用汗水谱写着奋斗的收获
绽放着独特的坚毅与柔美
用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地



曹风

莲上鸟

张成林 摄

夏日情愫

孔伟建

(一)

接地气。至于学名是啥，没人追究。
脆瓜体型不大，一斤上下居多。瓜皮黑色，也有青绿色的，占少数。脆瓜当水果生吃，酥脆爽口，甜丝丝的，远比黄瓜味道好。佐以蒜泥，涼拌味道也比黄瓜好。

我的几个久居外地的亲戚，因从小在本地长大，对这种瓜情有独钟，每次回来，只要是赶上产脆瓜的时令，总要到集市上或超市里买些过过瘾。回去时，还要随车带走几个。

他们说，这东西，在外地见不着、买不到。或许，几个脆瓜，可慰些许乡愁。

(三)

夏天的周末，只要有空闲，我爱骑车到附近几个村里转转。

村子里，总有些破败的院落，石头房、砖瓦房，甚至是土房，它们会在不经意间与我相遇。我停下来，站在门外，或通过破落的窗户看院子里那些疯狂的顽强的霸道的绿色生命。

阳光炽烈，叫不上名字的藤蔓爬上破败的院墙，爬上院子里的老树，爬满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难有容脚之处。榆树、槐树在院子各处恣意生长，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杂草，几乎将院子变成了林子，错落参差地争抢着阳光。

朋友种瓜多年，堪称行家，上手给我挑了十几个不大不小的西瓜，将后备厢装满了，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二)

我们当地有一种叫作脆瓜的瓜，不知如何得的名，大概是因为这东西吃起来口感清脆。这名字好听好记好懂，很

有蝉声嘶鸣，或高或低……